

大学文苑

# 当留学生和我说起普通话

□陈楚敏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博士生

我是一名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既是学生们的“陈老师”，也是老师的“陈同学”。在给来华留学生上口语课的时候，曾有来自俄罗斯的学生非常好奇地问我：“Charming老师，请问我们学会了说普通话（中文），能去中国的所有地方吗？”平常习惯了用普通话跟留学生上课和交流，一时间没想到他们原来会有这样的疑惑。

回想起，虽然自己生长在粤方言区，小时候家里和周围的人普遍爱讲粤语，但是随着自己的长大、社交面变广，加之学习、工作、生活的需要，逐渐发现，说普通话才可以跟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更有效地沟通。同时在学好、说好、用好、推广好普通话的过程中，“普通话”仿佛也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读高中的时候，我曾是班上的普通话推广员，跟班主任一起组织过普通话知识竞

赛。那时候由于高考的第一道题目是拼音题，所以总以为说好普通话就是尽可能地记住更多字音，比如说粤语的我们经常都会读错的“穴(xué)位”“汾(fén)江”“洁癖(pǐ)”……后来高考，我如愿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了师范生。从踏入华师开始，周围的师长已经不断地跟我们进行师范“教育”——你将来是一名语文老师，你的普通话水平至少要达到二甲才算过关。普通话二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还是“小白”的我们都比较懵懂，只是跟着大伙都去买了一本《普通话培训与考试教程》，在早读课的时候去备考练习，当时还是满怀信心的。直到有一天，我跟同学聊天的时候，说到了我最喜欢的颜色是nan(蓝)色“我今天早餐喝了一瓶lulai(牛奶)”，大伙儿委婉又细心地指出了我的发音，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说的都是“粤普”，n,l不分，上声也一直发得不够饱满……后来上过《语言学纲要》《教师口语》等专业课程，我再次发现，自己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都不太对，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发音误区，让我感到

非常惶恐，很担心自己考不到普通话二甲的证书。于是乎，我开始给自己“加课”，去参加普通话考试培训讲座、去听大量央视广播和普通话歌曲，每天课余时间就在楼梯间大声训练和录音，一个个字地、标准圆润地“吐”出来。后来我在旁听一场演讲比赛的时候，看着台上自信地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师兄师姐，觉得他们都像明星一样闪闪发光。在这些耀眼的眼光中，我顿时发现，原来“说好普通话”不能只是一个一个字地说话好说准，这样别说以后上课，就算是日常跟别人交际的时候都是非常奇怪的。我必须学会流畅地说好每一句、每一段，最后到每一篇。

这其实跟普通话水平考试的题型进阶也是相一致的，从字词到句段，从篇章到主题说话，而我在备考和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让自己从能说普通话到敢说普通话，渐渐树立起自己语言表达的自信心与专业意识。后来，我们这群懵懂“小白”都说自己成了“行走的普通话测试仪”，谈笑间哪个字没发准、没说好，脑袋立马能筛选和判断出来了。当然，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

到了二甲水平。

三

毕业后，我来到了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工作，现在也在本单位攻读博士学位。为响应国家号召和顺应工作要求，我渐渐成为了推普志愿者中的一分子：如每年围绕着推普周主题和经典阅读，要组织师范生口语风采大赛，鼓励用普通话去传承文化经典；与学生团队深入广东省内揭阳古湖、河源东源、广州增城等地，助力推广普通话与弘扬红色文化；担任对口帮扶四川喜德县，开展教师普通话提升培训班志愿讲师……点滴前行，我努力与广大青年学子共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

后来，另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又问我：“那我们说的中文（普通话），在中国所有地方的人都能听得懂吗？”我自豪地跟他分享，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普通话就是我们的民族共同语言，我们学好、说好普通话，就可以跟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甚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中文学习者一起交流。当然，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

多，走在中国大地上，彼此说的普通话可能都会有“地方口音”，普通话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率当前已超过八成，但仍不是全员普及，不过这些都不妨碍大家更多地了解我们美丽的中国和璀璨的中华文明。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我们也常能看到越来越多外国友人“飙”起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让我再次感受到，语言的运用在无形中是会给人带来生命力和生长力的。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历程，就像是一本语言积累运用的成长故事集。而普通话在新时代中国发展新征程上，对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光速桥梁”，瞬间就能“心连心”；对外就仿如中国向世界发出“雄狮巨响”，让世人充分“共鸣”，感受到“大国的力量”。

曾有一位教授说，看着班里来自世界五大洋七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区的同学，大家都用同一种语言——普通话在交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专业使命与力量。

## 重回光明广场

□石骏腾 华南农业大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双学士学位在读

“欲买桂花同载酒，却叹少年游不再。”那份青春的肆意与欢畅，恍若隔世之梦，轻飘飘地随风而逝，只余一抹淡淡的忧伤，轻拂过心湖，荡起层层涟漪。

某些回忆，宛如深锁于幽暗地牢的珍宝宝藏，偶尔徘徊在岁月的长河中，最终却迷失了方向。它们曾是那般璀璨夺目，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而今却只能在记忆深处，试图去寻找那被时光掩埋的诗意小径。当暮色悄然降临，黄昏与黑夜交织成一幅朦胧的画面，它们又悄悄出现，如同在茫茫人海中突然出现的一抹熟悉身影，终究还是只留下一地的遗憾与惋惜。

这是不久前，我重返光明广场时，突然涌上心头的感慨。我与久违的老友相约于此，忆起往昔的点点滴滴，言语间眼眶已不禁泛红，仿佛那些岁月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又回到了那些充满欢笑与泪水的时光里。我们坐在广场的长椅上，眼前是川流不息的行人，周围的风景似乎早已物是人非。但那些欢声笑语与泪水交织的场景，伴随着我们对过往的眷恋，开始如同老电影般在脑海中缓缓播放。

“己亥年的寒冬，病毒肆虐，如狂暴之飓风，席卷大地，万物凋零。”那时的我与师兄师姐为了那场重要的体育考试，日复一日地在训练馆内重复着枯燥的训练。双脚在冰冷的垫子上颤抖，摩擦出微弱的声音，宛如冬日里寒风中的呜咽。青春的脸庞与双手，在零下的严寒中绽放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红晕——那是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也是对青春的无畏与勇敢。

正想着，长椅上的师兄突然笑着对我说：“那时的我，为了理想，是如何勇敢地与世间的一切阻碍抗争，又是如何的焦虑不安。然而，我从未后悔过。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依然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我必须遵从内心的声音，不会放弃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

师兄苦笑着摇了摇头，倒是没有再多说什么，但他依旧眼神坚毅。

如今我们已学业有成，虽不能算是衣锦还乡，却比从前眼中更有光、心里更有勇气。当我们再次站在多年前熟悉的地方，在这个见证过我们青春与成长的地方致敬过往，每个人都似乎闪着光。我们明白，只要有梦想、有勇气与坚持，精彩的未来就一定还在前方。

那年疫情肆虐，训练馆的大门不

## 割舍不下的雨后时光

□熊水玲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雨落着落着，落在那些它曾经到过的地方，小河里、草丛间，打湿了门前的两棵小金桔树和晾晒的衣物，透过树隙，打得叶子晃了晃……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午后，对其他住在这里的人来说，他们早已把雨当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调料，或许只有回南天才能让他们有所行动。

而我此时正静静地坐在窗边，听着雨滴滴答答地从屋檐跌落，几道闪电快速划过，雷公也赶来为雨点的竞技加油助威了。这场意料之外的雨，打乱了我原本要去公园的计划。

不过老天终是没有扫我的兴，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后更短暂地出现了彩虹，让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彩虹时的场景。那个雨天，背着小书包从黄色校车下来的女孩打着一把

透明伞，和同伴说笑着走过三条街道。过桥时女孩发出一声惊呼：“快看！那是什么？是动画片里看到的彩虹吗？”抬起头，任雨滴打湿头发，我们兴奋地摇晃着同伴的肩膀，然后一直站在原地看着、数着彩虹的颜色，直至它消失，天空归还蔚蓝。回家后，我仍久久回味着那彩虹的神奇色彩，即使之后在课堂上得知了彩虹出现的科学原理，但看到彩虹的那一刻，那种女孩相信魔法、相信世界上什么都会发生的念头还是不会消失——我想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那道彩虹，在每次与彩虹不期而遇时，我的内心依旧会兴奋不止。

雨过天晴，我一个人重新踏上公园的路。

白色鸡蛋花为我铺路，头顶缠绕的电线耷拉在树上，大大小小的蜗牛“攻占”了路边的石头长椅，红砖头铺的人行道在一

雨水的滋润下更显鲜红。街道的规划似乎一点没变，除了几家符合年轻人审美趣味的新店，其他店铺也没有大变化，但我为什么会感觉这里和记忆不太一样了呢？我发现，楼不再高耸，通过窄巷就可以看到对面一座正在修建的大厦；路不再漫长，从街头到巷尾只需要五分钟。大抵是时光给了我成长，风雨消磨了建筑吧。雨滴落下不久，我已决定要在下一个暑期里，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在熟悉的广州老城探寻一番——如今这座城应该跟我童年时的城市已大不同了吧。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中，我莫名兴奋，等待那种原始的好奇与感动再次融入身体里。

前几天的雨一直积攒在公园的池塘，漫上了十二生肖长廊。如果再多下两场雨，没准要到水下才能看到十二生肖雕像“游泳”的身影了。一

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将面包屑撒入水里，石拱桥下的红黄鲤鱼拥挤挨挨地游过来，要不是每天吃得太饱，它们努力或许是能跃过“龙门”的。几棵大榕树的“胡须”突然垂在眼前，显得格外亲切，小时候的我要蹦跳跳好几次才能碰到，如今我可以轻松地碰触它、抚摸它，像感受时光流逝在我指尖消失。

原先开在公园旁边的肠粉店竟然被改成了卖肉的小摊。不过说到底，它都是在服务附近居民的胃。来去匆匆，人们早已忘记现在红灯泡常亮着的这家店的前身。但那家肠粉店一直在我的童年回忆深处，有时我甚至会在甜蜜梦乡里遇见它。记得我曾慢悠悠地嚼着几口菠萝包，下一秒就被催着跟老师去后台换服装和化妆，具体的演出内容我总也想不起来了，只能重新翻看当时

拍的照片来弥补这个片段。但我记得那场幼儿汇演结束后，天色已经昏黑，稀疏的明星高挂夜空，爸爸妈妈找了一家肠粉店吃夜宵，填饱了我的肚子，我抱着爸爸的胳膊沉入梦乡。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绚丽璀璨，但它是如此温暖。

我继续在公园里走走停停，没有明确的方向，不似本地人，也不像游客。我会为一棵树驻足，为一道彩虹感动，为一段回忆落泪。雨还是时不时地下一会儿、停一会儿，落叶翩跹，割舍不下时光，身后却是无尽的绿色嫩芽在冒头。

这个夏天有很多惊喜，当然也有失落。人际交往的经历，工作学习上的得失，都让我感觉到自己在成长。在见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之后，我发现，最想去的还是这个雨落下的地方。



莺鸣两啭

图/新华社

书海拾金

## 凝视深渊又仰望星辰——读曹林《时评中国4》

□潘子婧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一(2)班

限性。

学识的积累至关重要，恰当的思考方式也不可缺失。因为若疏于对他人的结论进行衡量，就可能会掉进谬论的漩涡，并不自知地站在真理对立面；若疏于对自己的看法进行反思，就可能会陷入成见的泥潭，居高临下地指点说教。只有既向他人提问，也向自己提问，才能使自己的看法足够坚定与温和，既不因舆论的倾倒而摇摆，又不因逻辑的混乱而偏激。同时提问又不能过度，以免落入虚无的深渊。正因为熟练掌握了这种准确的提问方式，曹林才得以写出如此深度的时评。

当学识积累、批判的能力增强，就更容易识别出世界的种种局限、人生的种种无奈。在走出象牙塔之后，在“没有权力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之后，依旧能保持对人性之美、社会之爱的期望，而不落入失望与麻木，也需要足够勇气和心境。曹林看得见“小镇做题家”背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无奈，看得到网络暴力者背后的逻辑滋生的恶毒。他看得见他人的痛苦，听得见远处的哭声。但尽管世界有如此痛楚，他也愿意期待这个世界的善意，既不自欺欺人地躲避负面事件的报道，又不麻木消沉地失去对生活的热爱。所以他愿意为那些保护卖饼奶奶的普通人、更新奥奖牌榜的平台花费笔墨，愿意为惦记着毕业生的学院买书补贴的活动点赞。正是这种对美好的敏感与期待，执着与信仰，让他站在人类共同利益角度，发出温和而坚定的声音。

看透纷扰，也遇见美好，在勇于质疑的同时坚信人性之善。这不仅应是媒体人需要传递的观念，也应是每个个体需要追求的目标。为此积淀学识和开阔眼界，最终便能以温和而坚定的姿态，成为公共价值的守望者。

走过黑夜，他既凝视深渊，又仰望星辰。

(指导老师 曾光)

## 偶遇

□贺宇翔 昆山杜克大学2021届本科

校园的湖，几乎是来访者的必到之处。虽游人不多，也始终不减优雅之姿。

夏日之时，我常到湖边走走，观察游动的鱼、盛开的荷花；秋日之时，则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满是荷花的盛景，仅有些许杂草点缀于湖畔，但此时的湖水更显清透的质感。夏日的湖，自然同样宜人，但秋日的湖在我心目中却更胜一筹，不仅仅是景色的缘故，而是因为每逢我到湖边，总不免想起深秋时节的一次“相遇”。

那是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某一天晚上，我自习后想休息片刻，便披了一件薄外套，独自走向湖边。夜里，湖边十分安静，大约并没有别人这个时候会来。环湖的教学楼灯火通明，倒映在水中，却因涟漪而微微扭曲，像是记忆中不完整的片段。不知不觉，我走到水边，注视着我在水中的倒影。就这样过了会儿，倒影竟然变得模糊，仿佛要融于水中。我似乎听到脚步声，猛然回头，发现身旁已站着一个人，他的面容竟与我一模一样！我立即瞪大了眼，思考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好像也是才注意到我，因为我看到，他的神情未必比我更加平静。他先打破了沉默：“你是谁？”

原来他是“未来的我”。我们沿湖而行，边走边聊。他提到一些只有我才知道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我先前经历的事情。他对我说：“我不过是做了个梦，但是不知为何，回到了几年前的这片校园。没想到，我在湖边逛了一圈，就遇见了你。”“啊，会遇上，我更感到惊奇。”

他不时地打量我近来的情况。我说：“自入大学以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崭新的生活时时令我感到振奋。”课余活动的丰富不必多说，单调的理论学习在我的口中也缤纷多彩。

这是我几年前那个晚上的感受。这几年来的所谓“大事”，很多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如同我所学习的那些“数理基础”一般。然而，数年前的那次相遇，那些对话，却时时进入我的脑海。逐渐地，我理解了他的话以及他和我对话时的那份踌躇。

时过境迁，我又独自漫步于湖畔，思绪总难平静。每每想到那次相遇，我依然感慨他那深邃的预言。这经历如同一场梦，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它并不是梦。

征稿

“花地·校园达人”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2000字。来稿请投邮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校园达人”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等详细信息。